

尙論篇自序

混茫初開聖神首出民用未興藥餌先備醫道之關性命爲何如哉軒轅帝尊其臣岐伯爲天師每聞典要必載拜敬受金匱玉函珍藏其文由茲神工繼起倉扁而下代有傳人或發揮方書或抽揚脈理非不燦然天地閒然能神悟於靈蘭之先獨探夫鴻濛之秘從無文之文解畫前之卦使讀者因象得義因義得神冥入無垠顯傳衣帶則曠世以來未易覲也輓世道降術升醫事之不振久矣昌一人卽身爲標言爲的而獨吹無和少見多恠此理一晦黑若夜行心竊憂之於是杜門樂饑取古人書而尙論之然而泛涉則管窺蠡測終身莫殫攬要則玄珠妙諦罔象可求不知古人與我俱範圍於道者也同于穆然無朕

中而剖抉性命之微古人所言皆我固有觀天之道觀我之生
機非相貸古人既往有我負荷韞藏待剖棼絲待理責難他諉
昔阿難問世尊曰古佛以何人爲師世尊答曰以吾爲師此卽
誕生所指天上天下惟吾獨尊之旨可見吾之分量天地古今
莫得而囿但非昌之所敢舉揚者也昌意中祇求精神呼吸竇
與古人潛通一脈若啟廸於愚衷稟承於覲面凡有闡述一如
陽燧方諸之得水火天然感召泯絕思議於以快吾尙論之本
懷耳雖然高明之弊說經創解其事多僭固陋之弊牽文襲義
其事多竊一念好名終古貽害覆轍相尋可無懼乎昌不揣嘗
慨仲景傷寒論一書天包地符爲眾法之宗羣方之祖襍以後
人知見反爲塵飯土羹莫適於用茲特以自然之理引伸觸類

闡發神明重開生面讀之快然覺無餘憾至春溫一症另闢手
眼引內經爲例曲暢厥旨究不敢於仲景論外旁溢一辭後有
作者庶不爲冥素旁趨得以隨施輒効端有望焉顧窮源千仞
進求靈素難經甲乙諸書文義浩渺難以精研用是參究仲景
金匱之遺分門析類定爲雜證法律十卷單思九載擬議以通
玄奧俾觀者爽然心目合之傷寒論可以濟川之舟楫烹魚之
釜鬻少塞吾生一日之責即使貽譏於識者所不辭也夫人患
無性靈不患無理道世患無理道不患無知我古君子執理不
阿秉道不枉名山國門庶幾一遇氣求聲應今昔一揆是編聊
引其端等諸爝火俟夫圓通上智出其光華於以治徹玄微與
黃岐仲景而合轍昌也康輅在前有榮施矣

順治戊子歲孟夏月西昌喻昌嘉言甫識

順治戊子歲孟夏月西昌喻昌嘉言甫識

順治戊子歲孟夏月西昌喻昌嘉言甫識

尙論篇重編三百九十七法總目

卷之上太陽經上篇

計五十三法

卷之上太陽經中篇

計五十八法

卷之上太陽經下篇

計二十四法

卷之下陽明經上篇

計三十九法

卷之下陽明經中篇

計三十一法

卷之下陽明經下篇

計三法

卷之下少陽經全篇

計二十一法

卷之下附合病

計九法

卷之下附併病

計五法

卷之下附壞病

計三法

卷之下

附

痰病

計二法

卷之下太陰經全篇

計九法

卷之下少陰經前篇

計二十五法

卷之下少陰經後篇

計十九法

卷之下厥陰經全篇

計五十五法

卷之下

附

過經不解病

計四法

卷之下

附

差後勞復病

計六法

卷之下

附

陰陽易病

計一法

尙論張仲景傷寒論大意

後漢張仲景著卒病傷寒論十六卷當世兆民賴以生全傳之後世如日月之光華旦而復旦萬古常明可也斯民不幸至晉代不過兩朝相隔其卒病論六卷已不可復覩卽傷寒論十卷想亦劫火之餘僅得之讀者之口授故其篇目先後差錯賴有三百九十七法一百一十三方之名目可爲校正太醫令王叔和附以己意編集成書共二十二篇後人德之稱爲仲景之徒究竟述者之明不及作者之聖祇令學者童而習之白首不得其解雖有英賢輩出卒莫能舍叔和疆畛追溯仲景淵源於是偶窺一斑者各鳴一得如龐安常朱肱許叔微韓祇和王寔之流非不互有闡發然不過爲叔和之功臣止耳未見爲仲景之

功臣也。今世傳仲景傷寒論，乃宋秘閣臣林億所校正。宋人成無已所詮註之書也。林億不辨朱紫菽粟，謂自仲景于今八百餘年，惟王叔和能學之。其間如葛洪、陶景、胡洽、徐之才、孫思邈輩，皆不及也。又傳稱成無已註傷寒論十卷，深得長沙公之秘旨，殊不知林成二家過於尊信叔和，往往先傳後經，將叔和緯翼仲景之辭，且混編爲仲景之書，況其他乎？如一卷之平脈法，二卷之序例，其文原不雅馴，反首列之以錯亂聖言，則其所爲校正所爲詮註者，乃仲景之不幸，斯道之大厄也。元泰定間，程德齋作傷寒鈐法，尤多不經。國朝王履并三百九十七法，一百一十三方，亦竊疑之，謂仲景書甚平易明白，本無深僻，但王叔和雜以己意，遂使客反勝主，而仲景所以創法之意，淪晦不

明今欲以傷寒例居前六經病次之類傷寒病又次之至若雜病雜脉雜論與傷寒無預者皆略去計得二百八十三條并以治字易法字而曰二百八十三治雖有深心漫無卓識亦何足取萬麻間方有執著傷寒條辨始先卽削去叔和序例大得尊經之旨然未免失之過激不若愛禮存羊取而駁正之是非既定功罪自明也其於太陽三篇改叔和之舊以風寒之傷營衛者分屬卓識超越前人此外不達立言之旨者尙多大率千有餘年若明若昧之書欲取而尙論之如日月之光昭宇宙必先振舉其大綱然後詳明其節目始爲至當不易之規誠以冬春夏秋時之四序也冬傷於寒春傷於溫夏秋傷於暑熱者四序中主病之大綱也舉三百九十七法分隸於大綱之下然後仲

景之書始爲全書其冬傷於寒一門仲景立法獨詳於春夏秋三時者蓋以春夏秋時令雖有不同其受外感則一自可取治傷寒之法錯綜用之耳仲景自序云學者若能尋余所集思過半矣可見引伸觸類治百病有餘能況同一外感乎是春夏秋之傷溫傷熱明以冬月傷寒爲大綱矣至傷寒六經中又以太陽經爲大綱而太陽經中又以風傷衛寒傷營風寒兩傷營衛入綱何也大綱混於節目之中無可尋繹祇覺其書之殘缺難讀今大綱既定然後詳求其節目始知仲景書中矩則森森毋論法之中更有法卽方之中亦更有法通身手眼始得一點出讀之而心開識朗不復爲從前師說所燭浸假繇其道而升堂入室仲景彌光而吾生大慰矣知我罪我亦何計哉

尙論仲景傷寒論先辨叔和編次之失

嘗觀王叔和彙集扁鵲仲景華元化先哲脈法爲一書名曰脈經其於仲景傷寒論尤加探討空乎顯微畢貫曲暢創法製方之本旨以啟後人之信從可也乃於彙脈之中閒一彙證不該不貫猶曰彙書之常也至於編述傷寒全書苟簡粗率仍非作者本意則吾不知之矣如始先序例一篇蔓引贅辭其後可與不可諸篇獨遺精髓平脈一篇妄入己見總之碎剪美錦綴以敗絮盲瞽後世無繇復覩黼黻之華況於編述大意私淑原委自首至尾不敘一語明是賈人居奇之術致令黃岐一脈斬絕無遺悠悠忽忽沿習至今所謂千古疑城莫此難破茲欲直溯仲景全神不得不先勘破叔和如太陽經中證緒分頭後學已

難入手矣乃更插入溫病合病併病少陽病過經不解病坐令
讀者茫然譬諸五穀雖爲食寶設不各爲區別一槩混種混收
鮮不貽耕者食者之困矣如陽明經中漫次仲景偶舉問答一
端隸於篇首綱領倒置後先差錯且無扼要至於春溫夏熱之
證當另立大綱顓自名篇者迺懵然不識此等大關一差則冬
傷於寒春傷於溫夏秋傷於暑熱之旨盡悔致後人誤以冬月
之方施於春夏而歸咎古方之不可以治今病者誰之過歟至
於霍亂病陰陽易差後勞復等證不過條目中事耳迺另立篇
名與六經並峙又何輕所重而重所輕耶仲景之道人但知得
叔和而明孰知其因叔和而墜也哉

尙論仲景傷寒論先辨林億成無已校註之失

王叔和於仲景書不察大意妄行編次補綴尙存闕疑一綫觀其篇首之辭謂瘧濕渴雖同爲太陽經病以爲宜應別論者其一徵也觀其篇中謂疾病至急倉卒尋按要旨難得故重集可與不可方治者其一徵也觀其篇末補綴脈法分爲二篇上篇仍仲景之舊下篇託仲景以傳猶未至於顛倒錯亂者其一徵也第其不露補綴之痕反以平脈本名易爲辨脈而陰行一字之顛倒此吾所爲譏其僭竊耳若夫林億之校正成無己之註詮則以脈法爲第一卷矣按仲景自敘云平脈辨證爲傷寒卒病論合十六卷則脈法洵當隸於篇首但晉承漢統仲景遺書未湮叔和補綴之言不敢混入姑附於後不爲無見二家不察竟移編篇首此後羚羊掛角無跡可求詎能辨其孰爲仲景孰

爲叔和乎然猶隱而難識也其序例一篇明係叔和所撰何乃列於第二卷豈以仲景之書非序例不能明耶即使言之無弊亦無先傳後經之理況其蔓引贅辭橫插異氣寸瑜尺瑕何所見而崇信若是致令後學畫蛇添足買櫝還珠煌煌聖言千古無色是二家羽翼叔和以成名比以長君逢君無所逃矣至其註釋之差十居六七夫先已視神髓爲糟粕矣更安望闡發精理乎

駁正王叔和序例

王叔和序例傳習已久中人已深欲削去之而坊刻盛行難掩眾目姑存原文駁正其失以定所宗非故攻擊前賢實不得已之思耳

陰陽大論云春氣溫和夏氣暑熱秋氣清涼冬氣冷冽此則四時正氣之序也冬時嚴寒萬類深藏君子固密則不傷於寒觸冒之者乃名傷寒耳其傷於四時之氣皆能爲病以傷寒爲毒者以其最成殺厲之氣也

引用內經足見大意然入一毒字便開過端

中而卽病者名曰傷寒不卽病者寒毒藏于肌膚

寒邪繇肌膚而入辛苦之人邪藏肌膚則有之若膏粱輩冬不藏精者其寒邪且有藏於骨髓者矣是未可以一端定也至春變爲溫病

變字下得怪誕駭人設謂春氣旣轉爲溫則病發不當名傷寒當變其名爲溫病則正矣

至夏變爲暑病

此一語尤爲無據蓋暑病乃夏月新受之病豈有冬月伏寒春時不發至夏始發之理乎設謂夏氣旣轉爲熱外邪當變名爲熱病則正矣

暑病者熱極重於溫也

此一語更添蛇足設有冬時伏寒至春不發其邪本輕可知豈有反重於溫之理乎其誤始於楊操

是以辛苦之人春夏多溫熱病皆繇冬時觸寒所致非氣行之氣也

內經但言冬傷於寒春必病溫未嘗言夏必病暑也但言夏傷於暑秋必痎瘧未嘗牽引冬春也其意蓋謂春月之病始